

青未了

人文齐鲁

星期四
2014.3.27

齐鲁晚报

B01-B04

河道总督(简称河督、总河)是明清时期由中央政府直辖的管理运河及相关的黄河、淮河、永定河等河务的最高地方行政机构,职位同地方总督。因为山东运河系人工河,地势崎岖,水源不足,沿河闸坝众多,从一年一度的河道清淤到诸泉脉的维护,再到日常过往行船管理,无论哪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影响京杭运河大动脉的畅通无阻。此间共经历了91届东河总督,这些河督有的以治河世家著称,有的以清正廉洁名世,成为灿烂运河文明中的一道道别样风景。



□崔建利

大运河上最为世人称道的东河总督—— 林则徐力除河弊 “栗大王”以砖代埽

东河总督存在173年

明成化七年(1471)在济宁初设河道总督,作为督治京杭大运河及黄河河务的机关。

雍正七年,为进一步加强运河的管理,清政府将京杭大运河全线分设三河督,即江南河道总督(又称南河总督),管理江苏、安徽两省黄、淮、运河事务,驻清江浦;河南山东河道总督,又称河东河道总督或东河总督,管理山东、河南两省黄河、运河事务,驻济宁;北河河道总督,管理海河水系各河及运河事务,驻天津。

三总河中,北河总督任务最轻,存在时间也最短;南河总督处理的险情最大,主要是防汛期黄河与运河交汇处决堤;东河总督虽主管河南、山东两地河务,但河南河务主要是防止河南境内黄河在汛期决口东流冲坏运河,而对山东段运河的日常运营与维护则成为东河总督最为繁琐的日常事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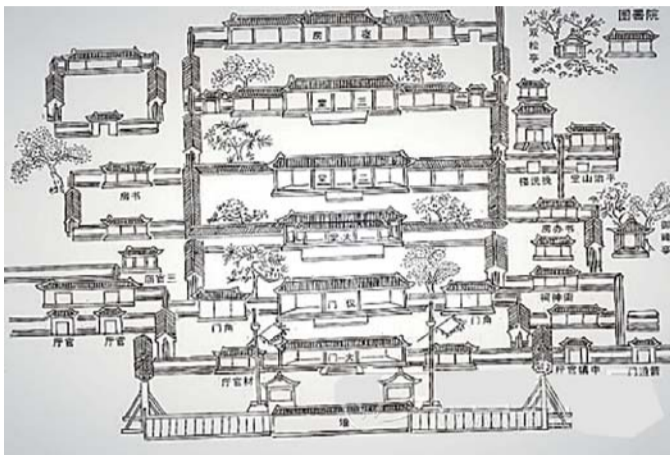
从雍正七年(1729)三月嵇曾筠被任命为第一任东河总督,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人骏出任最后一任东河总督,东河总督共存在173年,是三河督中存在时间最长的。

东河总督是个肥差,但时刻面临黄河决堤的危险,有些河督往往因为突发河患获罪丢官,或者因营私贪污而被革职。但也有许多河督任内兢兢业业、两袖清风,革除河务管理积弊,广受后人赞誉。

第50任东河总督 林则徐力除河弊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福建侯官人。林氏更多是以力禁鸦片的民族英雄为世人所知和铭记的。其实,他还是第50任东河总督,并以作风清廉,力除河弊而著称。

从道光十一年十月至十二年二月,他共担任了一百多天的东河总督。任内忠于职守,兢兢业业,“绘全河形势于壁,孰险孰夷,一览而得。群吏公牍,不能以虚词进。风气为之一变。”经常冒风雪核查垛料,惩处贪官,力除河弊。连道光帝本人也不得不赞叹道:“向来河工查验垛料,从未有如此认真者。”林则徐大刀阔斧地铲除河政腐败之举,触动了利益集团及相关官僚的利益,不久便被调离东河。但他力除河政腐败的那份改革精神和坚强意志,却久为后人称道。



济宁东河总督衙署曾经的恢弘景象



林则徐

河臣之冠“栗大王”以砖代埽

栗毓美(1778—1840),字含辉,山西省浑源县人,道光十五年(1835)被任命为第52任东河总督。

栗氏值得后人赞誉之处主要是他的精诚敬业及创新精神。《清史稿》曾对他的治河作风作如下描述:“风雨危险必躬亲,河道曲折高下乡背,皆所隐度。”他深入了解群众了解治河的症结及经验,并在实践中因地制宜,创造了“以砖代埽”的堵口方法。当时河工实践中主要用“埽”(即将杂草和沙石装入麻袋)护堤或堵口,栗毓美经过探索发现用砖筑坝效果比埽要好,且可节省大量资金,便在治河实践中大力推广,并就此写出一部专著《砖工记》,为后人治河提供了经验。

清人评价他“实心实力,卓为当时河臣之冠”。咸丰时期,栗氏被封为“诚孚栗大王”,作为众河神之一附祀于山东郛城神庙内,成为后人称道的“栗大王”。

东河总督的几个之最

东河总督世家:首任东河总督嵇曾筠具有丰富实践经验,注重开凿引河以避险情,更重视各类闸坝对运河水量的调节作用,素有“嵇坝”之称。乾隆三十二年,嵇曾筠之子嵇璜由兵部尚书都御史调任东河总督。在任期间,他精减坝夫,密植堤柳,使闸务管理和沿河生态得到较好改观。嘉庆七年,嵇曾筠之孙,嵇璜族子嵇承志又被委任东河总督。嵇氏三代任东河总督,可谓东河总督世家。

任职时间最长的东河总督:第5任东河总督白钟山系汉军正蓝旗人,前后两次任职东河总督。雍正十二年,白钟山由江南副总河调任东河总督,乾隆十九年三月,第二次任东河总督,前后共任此职12年,成为任职时间最长的东河总督。白氏深受乾隆帝信赖和称许,《赐题白钟山》一诗,表达了这位勤政帝王对白钟山的称许和勉励:“司河最称久,自是悉防修。”白钟山平生治运40余年,熟悉河工利弊,存有《豫东宣防录》、《南河宣防录》等重要治河文献。

任职次数最多的东河总督:浙江钱塘人吴璥(1747—1822)系第十四任东河总督吴嗣爵之子。吴璥受父亲的影响,不但自小就熟悉河务,而且特别关心河事。乾隆五十九年,吴璥正在充当某乡试的监考官,听到河水暴涨的消息后立即走出考场前去救防,乾隆闻讯后对其精神大加赞赏。嘉庆四年便任代理东河总督,不久又被正式任命。此后又分别于嘉庆十一年、十九年、二十五年被委任东河总督,是历任东河总督中被委任次数最多的。

刊前絮语 乡间采风

□徐静

有人曾将大运河与长城相提并论,因为二者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浩大的工程。只不过,长城早已迈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运河申遗却仍在进行着紧张的冲刺。

“不要看惯了运河的平淡,以为它缺少雨季的怒吼,缺乏震撼人心的湍急,就忽略它、漠视它。”《运河文化拾萃》栏目上周启动之后,相关的稿件得到了不少读者的肯定。今天,我们邀请运河专家崔建利教授介绍运河史上最为人称道的几位东河总督,想不到鼎鼎大名的林则徐还曾担任过第50任东河总督,且工作作风是一贯的清廉。因为山东运河系人工河,地势崎岖,水源不足,沿河闸坝众多,因此东河总督共存在173年,是三河督中存在时间最长的。这些河督有的以治河世家著称,有的以清正廉洁名世,成为灿烂运河文明中的一道道别样风景。分享这些历史背后的种种过往时,也期待生于运河边、长于运河边的读者朋友,拿起手中的笔写一写您所知道的运河文明中的别样风景、平凡生活。

本期“人文齐鲁”第二版刊登的《田野调查触摸到的“鲁班遗迹”》一文,其作者是位有所为的鲁班研究专家王中老先生。读罢此文,您会发现,鲁班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技艺精湛,更在于他的德艺双馨。这篇文章将带领读者一同领略千古巨匠背后的仁爱之心与惠民之德,这或许是我们在建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今天,更值得珍视与传承的民族瑰宝。值得一提的是,老先生的研究成果不是在故纸堆、电脑旁的网头钻研,更是通过田野调查得来的一手资料。在如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研究,弘扬引起人们的重视以后,掘地三尺的“文物考古”已经拓展为传说民俗、风土人情的挖掘采风。其实,每个人,不论年龄大小,阅历深浅,职位高低,都曾经有过有意无意的田野调查行为,谁没听人讲过几个民间故事?谁不能哼唱几句古老的民歌民谣呢?

●人文齐鲁,寻觅的是过去,观照的是今日之发展脉络;挖掘的是人文,滋养的是当代读者的精神家园。如果你热爱齐鲁文化,如果你热爱这样的探寻和追溯,那么,请联系我们吧!

●稿件请发至:qlwbxujing@sina.com



老照片

黄河以北的孩子

□刘伟

老照片摄于1981年3月,拍的是黄河以北周遭乡村的孩子,现在已忘了当时那个村庄的名字。那时的穿着很简朴,照片上可以看出,孩子们还穿着束裤腰腿的棉裤、打补丁的棉袄。他们很好奇地看我拍照,我便把他们集合起来排成队,拍摄了这张合影。

1980年秋,我用攒了三年的零花钱,到当时的泉城路百货大楼买了一架天津产东方s-4型135照相机。当时我的月薪是25元,虽说相机只有一百多元,可在那个年代也算是稀罕物了,当时普通家庭里还很少有购买照相机的。那时主要是用黑白胶卷,为了省钱,我都是买了相纸和药水,自己在家中冲洗和放大。

我经常骑着自行车从渡口渡船到黄河北岸,或和中学同学去打鸟、捕鱼,或和女友去郊游。那时还没有浮桥,摆渡船的票价大概和坐趟公交车差不多。黄河两岸,充满了野趣,稻田满地,河渠纵横,空气清新,乡民淳朴善良,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三月初的济南,乍暖还寒,尤其是黄河以北的郊外,气温还很低。我蹬着自行车,坐摆渡船到了黄河北岸。在一个村庄边,有群孩子,有的还穿着棉袄、棉裤,照片上最右边的孩子却穿着单裤。但是,孩子们的脸上洋溢着乐观的笑容。孩子们穿着打补丁的衣服,那个年代不单是乡村,城里的人也有穿打补丁衣服的。

如今33年过去了,不知道他们过得还好吗?



黄河北岸的孩子(1981.3)